

## 第一章

戀愛……是什麼？

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黏在一起不嫌厭煩？是利用權勢地位將對方牢牢束縛不覺霸道？是隨時隨地都能深陷肉慾之快不感羞恥？

還是……別的什麼東西？

卡貝拉·溫格里德伯爵對於這個問題束手無策，哪怕他已經活了幾百年。幾百年的時間裡，他沒有辦法愛上任何一個人，當然也不可能理解戀愛是怎麼一回事。

眼下，他只知道，他非常不喜歡……放在自己大腿上的那隻手！

「卡貝拉，我妹妹茉莉可是非常喜歡你呢……」手的主人在他的耳邊輕聲笑道，一股熱氣噴在他的耳朵上，令他感到很不舒服。

但他不能拒絕、不能反抗，因為坐在自己身邊的人擁有至高無上的身分和地位。

「公爵閣下，是茉莉小姐抬愛了。」不但不能有反感的表現，卡貝拉還得露出溫和的微笑來應對對方。

眼前這位紅髮男子，正是坦布丁堡的主人——血族中身分最尊貴的非涅克斯公爵！

坦布丁堡市位於大陸西邊，交通發達，歷史悠久，是一座繁榮的城市，自古就屬於非涅克斯家族所有。

在這座城市中，居住著許多不同的種族，而其中人口稀少又最神祕的血族卻位於最高統治層！

沒有人能動搖血族在這座城市裡的地位，因為非涅克斯家族手中掌握著古老的黑暗聖器。

卡貝拉並未親眼見過傳說中的黑暗聖器，卻從許多長輩口中聽過聖器的可怕之處。

它的魔力籠罩著整座城市，除了血族外，其他種族的能力都被聖器所抑制，因此，在這座城市裡的狼人、精靈、甚至是惡魔，都只能作為血族的奴隸。

而且，只要有聖器在，他們就永遠逃不出坦布丁堡，得一輩子活在血族的奴役之下……

但是，過於依靠聖器力量的血族，或許有一天也會走上滅亡之途吧！

這個念頭在卡貝拉腦海中揮之不去，並使他莫名感到憂慮。

他當然不希望血族滅亡，因為他也是血族的一員，而且出生名門——溫格里德家族。

他遺傳了家族特有的美貌，擁有一頭美麗的黑色長髮，漆黑如夜的眼眸和俊美非凡的臉，渾身散發著高貴優雅的氣質，是許多貴族小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只不過一個月前，繼承了溫格里德家族爵位的卡貝拉與非涅克斯家族的茉莉小姐訂了婚，徹底粉碎了其他貴族小姐的美夢。

而比起茉莉，卡貝拉認識非涅克斯公爵的時間更長，也深知對方選中自己成為他的妹夫是另有目的……

「卡貝拉，這下你就可以成為我的家人……成為我的東西了。」非涅克斯公爵側過身來，一手輕輕劃過卡貝拉精緻的臉龐，揉弄那迷人的粉色唇瓣，而原本放在他大腿上的手，也不安分地滑向腿的內側……

「公爵閣下，這麼做會令我有愧於茉莉小姐。」卡貝拉輕聲說道。可是對方一點也不在乎，冰涼的手直接探入他的衣領中，扯開他的白色襯衣。

「茉莉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卡貝拉，你應該知道，這座城裡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我的。」非涅克斯公爵用一股強大的力量將卡貝拉壓制在身下，火熱的舌尖輕舔著他纖細的脖子，挑逗雪白皮膚下那不安的血液。

「唔……」感覺到脖子上傳來一陣刺痛，卡貝拉忍不住低聲呻吟。尖利的獠牙刺入他的皮膚，對方貪婪而熱烈地吸吮著他溫熱的血液，同時給他帶來一股猶如吸食鴉片般酥麻的快感。

卡貝拉仰起頭，目光飄向車窗外，視線漸漸模糊起來。

今晚的月很圓……泛著不祥的紅光……就像被血霧覆蓋了一樣。

「卡貝拉，你的血是我品嚐過最美味的……」非涅克斯公爵鬆開對他的箝制，舔了舔他脖子上由自己造成的傷口，一副意猶未盡的模樣。

卡貝拉微微皺起眉頭，看他又朝自己靠近，甜美的血腥味隨之撲鼻而來……

忽然間，車夫猛一拉韁繩，使整輛馬車劇烈地晃動起來，卡貝拉急忙伸手抵住正打算親吻自己的男人，有些驚慌地喚道：「公爵閣下！」

非涅克斯公爵一臉不悅地坐直身體，冷冷地問道：「出什麼事了？」

「公爵閣下，前面一片混亂，路被碎石擋住了……」車夫在看清楚情況後，恭敬的稟報，「好像在圍捕什麼人。」

「圍捕？」非涅克斯公爵不屑地蹺起腿，「問清楚情況，圍捕什麼人？」

「是！」車夫立即跳下馬車，前去詢問。

沒過多久，幾名身穿黑色斗篷的血族就出現在馬車外，單膝跪地，向高貴的統治者行禮。

「公爵閣下，我們正在追捕幾名狼人，他們十分危險，為了公爵閣下的安全著想，請公爵閣下……」為首的血族抬起頭來，一臉懇求的模樣。

馬車內的非涅克斯公爵冷笑了一聲，用手撥開自己的紅髮，「你是想讓我繞道而行？」

「為了公爵閣下的安全……」

「閉嘴！」非涅克斯公爵大聲喝道，臉色微愠，「你覺得我會懼怕那幾隻被拔了牙的狗？」

「不敢，只是他們真的很危險！啊……」

話未說完，這名血族已經被猛然開啟的車門撞飛了數公尺遠，重重落在地上。

非涅克斯公爵惱火地下了車，看向不遠處的煙塵，臉色變得更加難看。

那些該死的狗，當真想造反嗎？如果讓他捉到他們，一定要扒了他們的皮！

「公爵閣下。」這時候，同車的卡貝拉從另一側下了車。他已經整理好被扯鬆的衣領，儀態一如以往的優雅，只是臉色略顯蒼白。

「這裡離我的府邸已經不遠了，我可以自己走回去。非常感謝公爵閣下送我回來。」卡貝拉不等男人回答，便彎腰優雅地朝男人行禮，「請允許我向您告辭，晚安。」

「卡貝拉……」非涅克斯公爵正想著挽留對方的說辭，卡貝拉卻已微微一笑，轉身消失在了一條小路的路口。

非涅克斯公爵緩緩放下伸出的手，轉過身狠狠瞪了那些追捕狼人的血族，氣惱地重新登上馬車。

而卡貝拉走入一條偏僻小路，小路很窄，兩側的牆上爬滿青苔，腳下的石板地滲出水漬，時不時還有老鼠從一旁竄過。

他拉緊了風衣，裹住自己微涼的身體，藏在衣領下的傷口持續傳來陣陣痛楚。那個色胚公爵！他不由得在心底罵道。不但對即將成為他妹夫的男人動手動腳，竟然還吸他的血！肚子餓的話就去找個血液鮮美的處女，為什麼非要纏著已經很貧血的自己？！

雖然被吸走的血並不多，但眼下卡貝拉已經有些頭暈目眩……

他抬起頭，看著那輪血紅的月，冷汗順著下巴流淌下來。再堅持一會就可以回到府邸了，他安慰著自己，一定要撐住！

身為血族貴族，他不允許自己在路邊隨意打野食，那種受驚過度而面目猙獰的食物，只會壞了他的胃口。

所以此時，他只能摸著牆壁，穿過這條小道，盡快回到自己的府邸，再補充失去的血液。

走到路口的時候，一道黑影忽然從一旁的巷中竄出來，狠狠撞上了毫無防備的他。卡貝拉原本就有些站不穩，這一撞更是讓他兩眼發黑，身體朝著一旁倒下。

「小心！」撞到他的人急忙伸出手，攔住了他的腰。

卡貝拉抬起頭來，只見一頭耀眼的銀髮在月輝之下閃爍著異樣的光彩，一雙泛著銀灰色光芒的眼眸正緊張地看著他，目光犀利而火熱……好像一把利劍，直接戳入了他的胸膛。

卜通……卜通……

卡貝拉全身僵硬，體內的血液正在沸騰，讓他臉色泛紅，胸腔裡的心臟猛烈地跳動著！

「啊！」他急忙推開銀髮男人，心底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告誡他，如果再不離開，自己就會被這個男人給吞掉。

「我不是怪物。」銀髮男人有些不高興地說。在他看來，這個瘦弱的人類似乎很怕自己。

人類是這座城裡數量最多、力量最弱小也是最無知的種族……他們天生沒有能力，不受聖器影響，卻因為太過膽小閉目塞聽，對血族和其他種族的存在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血族已經混入他們之中，操縱著他們所謂的社會體系，主宰著他們的生命。

在他們眼裡，其他種族都是可怕的怪物，是不容存在的邪惡生物，他們以此來保

護弱小的心靈，讓人覺得十分滑稽。

銀髮男人冷笑了一聲，目光如炬。

卡貝拉顫抖著身子向後退了幾步，臉莫名灼熱而滾燙，他從沒有過這樣的經歷，雖然覺得對方可怕，卻依然忍不住去偷看。

不知不覺間，他已經退到了一旁的店鋪門口，背部撞上支撐棚子的木頭柱子，柱子輕輕晃動了兩下，接著，半邊棚子轟然倒塌——

卡貝拉心中一驚，抬起頭，棚子正朝他倒下！

「小心！」銀髮男人不假思索地衝了過來，直接撲向他——

當卡貝拉倒在地上時，並沒有感覺到後腦勺傳來痛楚，因為銀髮男人用一隻手臂護住了他的頭，同時用他高大魁梧的身軀擋住了倒塌下來的棚子。

棚子下塵煙滾滾，鋪上的雜物幾乎都掉了下來，滾落在兩人身邊，一片混亂。

可此時卡貝拉的眼裡，卻只有這名素不相識的銀髮男人。

心跳的速度……又一次加快了！

「你是……」卡貝拉痴痴地看著護住自己的男人，正想要開口詢問，不遠處卻傳來了一陣嘈雜。

「在那邊，快追！」

像是聽見了這邊的動靜，腳步聲很快在巷子中響起，越來越近。

「嘖！」銀髮男人不滿地皺起眉頭，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為一個人類浪費寶貴的逃跑時間，或許是不忍心看見對方發生意外……人類是那麼脆弱的生物。

銀髮男人撐起身體後推開壓在身上的棚子，站起身來，隨即朝另一個方向飛奔而去。

等卡貝拉站起來的時候，銀髮男人早已不見蹤影，只有男人殘留下來的濃濃血腥味。

那個人……受傷了？這氣味，似乎是狼人！難道剛剛車夫所說正被追捕的狼人就是他嗎？

卡貝拉不解地凝望著巷口，心裡有種異樣的情緒湧動。

那個男人恐怕躲不過追捕，要是被抓到，不難想像會有什麼下場……

不知為何，他的心如同被人緊緊揪住般，疼了起來。

銀髮男人在跑出那條小道之後，迅速地鑽入另一條巷子。

血從傷口汨汨湧出，他不知道自己還能苦撐多久。但他知道如果在這裡被血族抓住，他將失去繼續和奮鬥的機會！

不滿於血族的剝削和奴役，奴隸們的反抗與鬥爭從未停歇過。

近百年來，為了推翻血族的統治，各族中的精英暗中結成了反血同盟，而他，正是反血同盟的重要成員之一。

血族長期統治著這座城市，利用黑暗聖器阻斷其他種族與外界的交流，甚至隔絕了對狼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月光精華。

就像今夜，如果沒有那該死的黑暗聖器阻撓，他一定可以藉著月光之力化身為

狼，殺掉那些侮辱、踐踏他們狼族尊嚴的蝙蝠們！

因此，反血同盟的首要任務，就是摧毀奪走他們力量之源的黑暗聖器！

但是，當他們深入調查聖器所在方位和摧毀聖器的方法之時，自然也成了被血族追殺的對象，只是不知道血族究竟從哪裡得來的消息。

「嘩」的一聲，天空中飛過一道黑影，很快便落在他前方，堵在巷口。

那是一名血族的殺手！

他立即停下腳步，轉而看向身後，如他所料，另外兩名血族殺手已經將他的退路阻斷，正冷冷地看著他。

銀髮男人握緊拳頭，在沒有絲毫魔力可以使用的情況下，他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力氣和身軀！

屏住呼吸，將力氣灌注在拳頭上，腳下使勁向前一蹬，他像是一道銀色的閃電衝向面前的敵人。

血族殺手不敢大意，以血凝結成鋒利的刀刃，橫握在手中，等銀髮男人靠近之時，血刃揮出，劃破了他的胸膛！

鮮血頓時灑滿血族殺手的臉，但是銀髮男人的拳卻沒有受到半點影響，依舊精準地落在了血族殺手的鼻梁上！

「啊！」血族殺手沒有料到他會利用自己的身體做掩護發動攻擊，吃痛地退後一步，但銀髮男人沒等他站穩，第二拳狠狠擊中他的小腹！

血族殺手的身體搖晃著，幾乎就要摔倒，銀髮男人不敢再耽擱，越過殺手，將他一掌推開，堵住身後漸漸逼近的另外兩名殺手。

「站住！」殺手們推開自己的同伴，緊追著狼人不放。

眼看就要被追上，銀髮男人急躁了起來，顧不得重傷的身體，橫衝直闖地竄出巷子。

「這邊！」

就在他毫無目的地奔出巷口時，一隻雪白的手忽然拉住了他。

銀髮男人無暇思考，很快就被那隻手的主人拉入了另一條巷子。

巷子裡，傳來一股噁心的惡臭，卻正好能夠掩蓋住銀髮男人身上的血腥味。

拉著他的人披著斗篷，頭也不回地向前奔跑，速度很快，沒過多久就將身後的追兵甩得遠遠的。斗篷人鬆開了他的手，在巷口聆聽著追兵的動靜。

難道是同盟的夥伴？不……不是……夥伴之中，沒有這種身形的傢伙……

銀髮男人吃力地思考著，可他的身體漸漸不聽使喚。失血過多和超負荷的體能消耗讓此刻的他異常疲憊，意識也在不知不覺中渙散……

「砰」的一聲，他再也支撐不住，狼狽地跪坐在了地上。

「你沒事吧？」察覺到他的不適，那個人急忙回到他身邊，焦急地看著他。

銀髮男人稍稍抬起頭，最後他所能看到的，是一張俊美而略顯蒼白的臉。

「是你？」他抱著一絲疑惑，閉上了沉重的雙眼，將頭依靠在對方瘦弱的肩膀上，之後便完全失去了知覺……

等他再度清醒過來時，天已經濛濛亮。

睜開眼睛，映入眼中的白色天花板顯得格外陌生。

他在哪裡？銀髮男人猛地起身，身上頓時傳來一陣劇痛！

低頭一看，只見自己赤裸著上身，胸口和腰部的傷口已經被人用紗布纏了起來，傷口上抹的藥帶來一股清涼又刺痛的感覺。

「嗯……」一陣低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順著聲音看去，这才發現自己的身側竟然趴著一個人！

那人有一頭烏黑的長髮，側臉看起來蒼白而疲憊……

是他救了自己？

銀髮男人漸漸憶起自己暈倒之前的事情，憶起焦急地看著自己的那雙眼眸，憶起當時自己心中的驚訝。

他……不就是在巷口被自己撞倒的人嗎？

人類什麼時候有了這種膽量，竟然敢協助被追殺的自己逃跑？莫非他不知道追殺自己的，根本就不是和他一樣的人類？

果然是太過無知，無知到可愛的地步……可是這麼一來，這個無知的人類卻成為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銀髮男人自嘲地一笑，忍不住伸出手輕輕觸摸對方的烏黑長髮。

手中的秀髮冰涼而柔滑，觸感如絲，他一時間竟有些不想停手，直到對方被自己的動作弄醒了過來。

「嗯……」卡貝拉睜開了矇矓的雙眼，一邊揉著眼睛，一邊坐直身體。

看清銀髮男人的臉後，他忽然一楞，像是想起了什麼，猛地朝後挪了挪身體，臉變得通紅，結巴地問：「你……你醒了？」

「我又不是怪物。」銀髮男人挑起眉毛，無奈地看著他。

為什麼這小子看自己的眼神總是這麼古怪呢？就算自己是狼人，在沒有變身時，外表看起來不也和人類差不多嗎？

「對……對不起，我沒把你當怪物。」卡貝拉知道自己回避得太過明顯，但是他不得不拉開距離，誰讓他一碰觸到這個男人，渾身的血液就會燃燒起來呢……

一隻大手忽然伸到了他面前，將他的思緒拉回，卡貝拉抬起頭來，發現銀髮男人正對著自己笑。

那笑容很溫暖……

「我叫卡龍，卡龍·靈桑芬，你呢？」

「卡貝拉……」卡貝拉微顫的手和他握在一起。

被溫熱的手掌包裹著，卡貝拉覺得自己的耳朵發燙，像是很快就會被這團火吞噬掉。

「你是貴族？」卡龍看了看四周豪華的家具和裝潢，不由得問道。

卡貝拉輕輕點了點頭，將手從對方手掌心中抽回，臉依舊很紅，「你可以放心在這裡養傷。」

「謝謝你救了我，但是……」卡龍的臉色凝重起來，「我不能連累你。追捕我的

人，不是你們人類所能應付得了的。」

人類？卡貝拉詫異地看著卡龍——雖然自己的外表的確和人類沒兩樣，可是被眼前的男人當成那種弱小的生物時，還是覺得有一點不舒服。

「昨晚追殺我的人是血族派來的殺手！如果讓他們知道你收留了我……」卡龍不自覺的激動起來，胸口頓時一陣抽痛，令他痛苦地彎下腰，臉色慘白。

「你沒事吧？」見卡龍如此痛苦，卡貝拉急忙靠上前，不安地看著他。

「沒事……他們暗自掌控著這座城市，無論人類還是其他種族，都是被他們玩弄於掌心的奴隸。」卡龍深吸了一口氣，直起身看向正擔心著自己的「人類」，勉強露出笑容，「我不想給你帶來麻煩，你不知道血族的殘忍和卑鄙。」

殘忍……卑鄙？卡貝拉一楞，手不自然的握緊，他很痛恨血族嗎？

感受到他的緊張，卡龍只當那是人類對邪惡種族的畏懼，因而安慰道：「別怕，只要我離開這裡，你就不會被他們盯上。畢竟你是貴族，他們還不至於無緣無故對你下手。」

說完，他撐起身子想要下床，但是胸口的傷勢令他冷汗直流，根本使不出力氣。一隻雪白的手放在了他的肩上，將他輕輕壓回床上。

卡龍疑惑地看向卡貝拉，他露出了一個略顯僵硬的笑容，「沒關係……你在我這裡養傷，絕對不會被血族發現。」卡貝拉將被子重新拉回蓋在他身上，語調溫柔。卡龍一怔，隨後大聲地問：「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如果收留我，會使你的家族遭受滅頂之災！」

「我知道。」卡貝拉忽然以手指輕輕抵在了男人的嘴唇上，「所以，卡龍先生，請你保持安靜……」

「但是……」

「不用擔心，我保證，你留在這裡會很安全，好好養傷吧……」卡貝拉微微一笑，眼中透出一股不容拒絕的魔魅之色。

卡龍像是受到了催眠，漸漸感到疲乏，視線變得模糊，最終緩緩閉上了雙眼。

「晚安，卡龍先生。」等他完全沉睡後，卡貝拉輕輕地撫摸他的臉，一臉憂慮地看向窗外。

這個人痛恨血族，而且又是血族的敵人……

可是自己明知道他是個危險分子，卻還是瞞著同族將他救了回來，自己到底是怎麼了？

為什麼會做出這麼不理智的事情來？

為什麼，總覺得無法對這個狼人置之不理……

就在卡貝拉心煩意亂之時，一絲陽光正透過玻璃窗射進屋子裡，宣告著新的一天來臨了。

身為血族貴族，雖然他不像低等吸血鬼那麼懼怕陽光，但在耗費了不少魔力抹除卡龍身上的血味、又守在他身邊照顧了一夜之後，這縷燦爛的陽光令他略感不適。現在他所需要的，就是回到自己的房間，進入密不透光的棺材裡好好休息。

「主人。」這時候，門外傳來女僕溫斯蒂的聲音。

在得到卡貝拉的應允後，她推開房門走了進來，帶來一股和卡龍很相似的氣味。

「在我休息的時候，他就交給妳你照顧，畢竟他和妳是同族。」卡貝拉站起身來，斂起笑容，神色冰冷。

「是……」溫斯蒂溫順地應道，雙眼朝著床上看去，卻忽然被主人擋住了視線。

「記住，」卡貝拉靠近她，壓低了聲音，「不准將我的真實身分透露給他，如果他問起，就說這裡是蘭提斯家族的分宅。」

「蘭提斯家族？」溫斯蒂詫異地看向主人，蘭提斯……不是人類的貴族名號嗎？

「如果讓他知道了我的身分……我會毫不留情殺了妳。」他冰冷的音調讓溫斯蒂緊張地僵直了身體，她知道，溫格里德伯爵一點兒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就算被譽為血族最優雅溫和的紳士，但他依然是黑暗而冷血的血族成員。

「是，主人，請放心。」溫斯蒂低下了頭。

卡貝拉這才從她身邊走過，直直地走出房間。

關上房門的時候，卡貝拉依然用眼角的餘光注意著屋內的狼人，心裡暗自盤算著。

如果自己一直偽裝成人類，他就不會用憎恨的目光看自己……

如果能將他永遠留在府邸中，他就不會再被血族追殺，不會再和血族對抗。

可是，真的能這樣順利嗎？真的能永遠囚禁這隻狼嗎？

有一絲不安，在卡貝拉心中蔓延開來……

## 第二章

休養幾天之後，卡龍的傷勢漸漸好轉，至少，他已經能夠下床走動。

當溫斯蒂推門而入時，他正獨坐在窗前，望著窗外被夕陽染紅的天空發呆。

「卡龍先生，該換藥了。」溫斯蒂微微一笑，將托盤放在了櫃子上。

這幾天一直由她幫卡龍換藥，這位貌美又性格開朗的狼人同族很快就獲得了卡龍的信任。

卡龍一開始很不能理解，像溫斯蒂這樣美麗的狼族女人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留在人類身邊當女僕。

溫斯蒂只告訴卡龍，伯爵對自己有恩，留在這裡是為了報答他的恩情。

卡龍十分輕易的接受她的說法，因為自己不也被這位好心善良的人類貴族救了嗎？

狼人原本就是個重情重義的種族，必定會為對自己有恩的人奉獻一切，同樣，和自己有仇的人，他們也絕對不會放過。

既然卡貝拉對他有救命之恩，他的這條性命便應該屬於卡貝拉！只是現在不行，他還需要這條命為更多的族人尋回自由……

「蘭提斯伯爵回來了嗎？」卡龍坐回床上，忍著痛，任由溫斯蒂替他解開紗布換藥。

「很快就回來了，卡龍先生這麼急著見伯爵，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嗎？」溫斯蒂一邊幫他敷上藥膏，一邊輕聲問道。

「不……我只是有些話想和伯爵說……」卡龍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下去。

其實從能下床起，他就一直想要離開這裡。在這棟被花園和牧場圍繞的莊園外，



還有他的同胞和夥伴，他們都在等著他將重要的消息帶回去！

年輕的伯爵每天晚上都會來探望他，可兩人相處的大部分時間裡，伯爵只是單純地看著他，保持沉默。每當他主動開口，提出想離開的事情時，伯爵都會露出一臉難過的表情。

不，卡龍先生，現在讓你出去的話太危險了，我不能答應。卡貝拉總是認真地看著他，雖然語氣並不強硬，卻讓人無法反駁。

被那雙猶如黑夜般深邃的眼眸凝視時，他似乎會莫名的迷失了自己。

卡貝拉的眼睛很漂亮，就像是黑色的寶石，閃爍著耀眼的光芒。不只是雙眼，他的五官輪廓都異常地美，就好像從畫中走出來的天使。

他真的是人類嗎？卡龍忍不住這麼想……

「卡龍先生。」就在這時候，房門被人推開了，俊美的伯爵邁著輕鬆的步伐走進來，脫下手套交給正要退出去的溫斯蒂，一邊問道：「今天感覺怎麼樣？傷口還疼嗎？」

「已經不痛了，蘭提斯伯爵，謝謝。」卡龍並沒有說實話，其實他的傷口依然痛得讓他站不直身體。

「叫我卡貝拉就好。」卡貝拉坐到了床邊，卻不敢正視卡龍，特別是在溫斯蒂關上房門，只留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他更是緊張。

他平時就不擅長與別人交流，此時更不知道該和卡龍說些什麼。

「那個……」在歷經了片刻尷尬的沉默之後，卡貝拉終於吞吞吐吐地開了口，「那個……」

「卡貝拉，謝謝你救了我。」卡龍又一次認真地道謝，臉上卻是一副凝重的表情，「但是，我真的不想給你帶來麻煩。」

「卡龍先生……」卡貝拉微微抿唇，不再回避他的目光，直直地看著他，像是已經猜到對方想要說什麼。

這個話題，卡龍幾乎每天都會提起……

「我想，是時候離開這裡了。」卡龍嘆了口氣，低聲道：「如果將來有那麼一天，我們不再需要為了自由和生存而拚命戰鬥，我一定會回來報答你。」

「可是，留在這裡……」卡貝拉的聲音非常無力而輕微。

留在這裡，卡龍根本不需要為了那些虛幻的東西戰鬥，根本不需要受傷流血甚至犧牲！他有能力讓他過舒適且優越的生活……

「我向你保證。」卡龍忽然拉住他的手，俯下身去。

在卡貝拉驚訝的目光之中，卡龍輕輕吻上了那白皙的手背，「只要那時候我還活著，一定會像溫斯蒂一樣留在你的身邊，用我的性命來守護你。」

用性命來……守護自己？卡貝拉微微一楞，手背上卻忽然傳來一陣刺痛，令他驚醒，急忙抽回手，「我、我不要你的性命！」

此時，他的臉頰又一次染上淡淡的粉紅色。緊握著方才被男人親吻過微微發燙的手，他強行抑制著狂亂的心跳。

而卡龍並不知道，他剛才的動作讓向來冷漠的溫格里德伯爵陷入了心慌意亂的困

境。

他所做的，不過是向救命恩人許下一個狼族的承諾。

「卡貝拉，你怎麼了？臉為什麼這麼紅？」

當看見卡貝拉漲紅了臉，還想側過臉去躲避自己的視線時，卡龍忍不住問：「你該不會是……不適應吻手禮吧？」

「吻手禮？」卡貝拉頓時猶如被一桶冷水從頭澆下，理智也重新回到他的腦海中。剛才那個親吻只不過是個禮節，自己為什麼要這麼驚慌？

「哈……哈哈……」忽然間，對方開懷的笑了。

卡貝拉楞楞地看向他，發現卡龍正用一副古怪的表情看著自己。

「對……對不起，哈哈，不習慣吻手禮的貴族，哈哈，卡貝拉，你真是個特別的傢伙！看看你的手背吧！」卡龍極力忍耐著笑意，顫抖著雙肩，卻還是無法控制想笑的心情。

這個青年真有意思，只不過親吻了他的手，竟然就敏感地紅了臉！

「才、才不是！吻手禮向來只對女性……」見對方笑話自己，卡貝拉不服氣地糾正，一邊看向自己的手背。

那兒印著一個淡淡的痕跡，好像是某種契約！

「是嗎？對不起……」卡龍有些意外，他的確不太清楚貴族的這些禮節，但對狼人而言，他們只會對自己效忠的人行這樣的禮節。

「這是我們狼人的契約，擁有這種契約之人，就是我將要效忠的人……卡貝拉，你救了我，所以，你有資格接受我的忠誠。」

聽了他的解釋，卡貝拉格外驚訝，他聽說過這種契約，卻是第一次見識到。

畢竟，只有在承認主人對自己的絕對支配權後，狼族才會訂下這種契約，表明自己絕不背叛主人。一般的狼人奴隸不可能輕易與血族達成這種契約的……

「主人。」這時候，門外傳來溫斯蒂的敲門聲，打斷了兩人的談話。

「什麼事？」卡貝拉站起身來，瞬間恢復了冷靜，冷冷地問道。

「有幾位異類調查局的警官想要見您。」

一聽「異類調查局」幾個字，卡龍渾身緊繃，臉色頓時變得陰沉難看。

「……」卡貝拉轉過頭看了他一眼，心裡已然有數。

異類調查局，其實就是由血族設立，專門控制狼人和其他非人類種族的機構。那夜圍捕卡龍和他同伴的，正是異類調查局的血族殺手們。

然而他們現在前來這裡，難道……卡龍的行蹤暴露了？

不會，自己的保密措施萬無一失，不可能被對方查到。

就在卡龍緊張得慘白了一張臉時，卡貝拉卻輕輕握住了他的手，「卡龍先生，不用擔心，我會保護你。」

說完，卡貝拉轉身朝外頭走去，背對著卡龍，臉上露出了一絲陰冷。

希望異類調查局的傢伙能夠識相一點！否則……他溫格里德伯爵也不是那麼好脾氣的！

他扶著樓梯扶手緩步走到樓下，站在那兒守候著的人一見到他，紛紛朝他脫帽致

敬。

「溫格里德伯爵，非常抱歉打擾您。」為首的警官上前一步，彎腰鞠躬。

卡貝拉應了一聲，優雅地將幾位警官請到沙發那裡坐下，自己則坐在他們對面。

「我們想就幾日前逃走的幾名要犯做個調查……」警官一邊說著，一邊遞上一份資料，上面有幾張逃犯的畫像，其中一個無疑就是卡龍！

「他們犯了什麼罪？」卡貝拉不動聲色地問。

卡龍被血族追捕這一點他早就知道，只是他一直不曉得卡龍究竟是為了什麼被追殺。

「侵犯國家安全罪。」警官斬釘截鐵地回答，「他們都是反叛黨的成員！」

「哦——」卡貝拉拖長了音調，腦中想起曾經從非涅克斯公爵那兒聽來的，有關反叛黨的事情。

他聽說，他們是一群愚蠢而又瘋狂的奴隸……

他從來沒有在乎過奴隸們是否對自己懷有反抗心理，因為他不認為自己有虧欠過他們，在自己莊園裡的奴隸，他都保障了他們的安全和需求。

但他也知道，血族中有不少敗類非常喜歡糟蹋生命，他們讓奴隸相互廝殺來取樂，或是將奴隸當作物品販賣，或者……將他們當成食物享受。

反叛黨是由逃出血族貴族手中的不同種族組成，但只要在這座城裡，他們就是力量弱小的螻蛄，明知道不可能戰勝血族，卻依然不顧性命地反抗血族統治！

何必為了無謂的自由放棄自己的性命呢？有什麼東西會比性命更加重要？沒想到卡龍……竟然會是這群人中的一份子，這和他極度痛恨血族有關嗎？

一邊暗自思忖，卡貝拉雙手交握，用黑眸幽幽盯著對方，聲調上揚，「那麼，他們和我溫格里德伯爵府又有什麼關係？」

「請原諒我們的魯莽，伯爵閣下。」警官聽出伯爵語氣中的不滿，急忙歉疚地表示，「只因為我們得到消息，最近兩天有不少反叛黨的成員在附近出沒，我們擔心伯爵會受到襲擊，所以特地前來提醒。」

「非常感謝各位！不過正如你們所見，我很好，也沒看見有什麼反叛黨前來挑釁。」卡貝拉聳了聳肩，一副與己無關的模樣，心裡卻又暗自思索了起來。

反叛黨成員為什麼會在附近出沒？他們是來找卡龍的嗎？可是自己明明已經施展魔力將卡龍的氣味完全遮蓋了……不管怎麼樣，絕不能讓他們找到他！

他不允許他再和那群愚蠢的傢伙一起拿性命開玩笑！一想到他會因此喪命，他的心就猛地緊縮。

卡貝拉一臉不悅地打發走那些異類調查局的血族警官，接著又回到了卡龍的房間。

男人正站在窗邊，將自己的身形掩藏於窗簾之後，偷偷看著那幾名警官離開伯爵府邸。他臉色凝重，眉頭緊鎖。

卡貝拉光從他的背影就能看出，他此刻有多麼緊張。

「那些人已經走了。」卡貝拉輕聲嘆道，站在卡龍的身側。

「他們是來抓我的，如果讓他們察覺到你收留了我……卡貝拉，你會被他們……」

卡龍猶豫地看向身邊的俊美青年，如果因為自己使這個猶如天使般美麗的人遭遇不測，他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

「我說過不會發生這種事，相信我。外面都是調查局的人，沒有什麼地方比我的府邸更適合藏身了。」他轉過身來，對卡龍微微一笑。

那笑容在夕陽餘光中顯得格外溫柔，原本烏黑的長髮此刻也像灑上了金沙般，閃閃發亮。

那堅定的話語令卡龍心中一動，竟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了卡貝拉，將額頭貼在卡貝拉的肩膀上。

卡貝拉渾身僵直，驚訝不已，「卡龍先生？」

「叫我卡龍吧！卡貝拉。等我做完該做的事情後，我一定會將一生都奉獻給你，守護你一輩子……」卡龍用沙啞的聲音說道：「我發誓。」

「不要發誓……我相信你，卡龍。」卡貝拉伸出雙手環住他高大的身軀，嘴角向上揚起。

狼人實在是一種很難理解的生物，明明在為自由拚命反抗血族的統治，卻在自己救過他一命後，主動將他視為寶物的自由獻給自己，甚至訂下了契約。

那他更不會給卡龍任何機會，讓他離開這座莊園，去完成他所謂該做的事情！

因為，他的命已經屬於自己的了！

輕輕退出懷中後，卡貝拉告訴卡龍，伯爵府附近有不少調查局的眼線。思考一會後，卡龍果然不再提起要離開伯爵府的事情。

他擔心自己的魯莽行為會給好心的伯爵帶來麻煩，而卡貝拉則正好利用了他這點顧慮，讓卡龍乖乖地留在府邸中。

「卡龍，如果覺得悶的話，我陪你出去走走好嗎？」卡貝拉提議道。

這些天，他總算能和卡龍對答自如，雖然心跳依然快速跳動。

「我們去莊園後面的牧場騎馬散步吧！」

「這樣不太好吧？如果被人發現……」卡龍顯得很猶豫，雖然他也早已受夠每天都待在房間裡，可誰讓他是被通緝的逃犯呢！

「放心！牧場依然在我的莊園內，而且這個時間不會有外人在，沒有人會見你。」

卡貝拉向他伸出手，自信地笑道。

因為擔心卡龍會覺得無聊煩悶，他早就遣走了牧場的僕人們，現在牧場空無一人，也就是說……

這很像兩人獨處的約會？

想到「約會」這樣的詞彙，他的心猛地一跳，腦海裡頓時浮現出這樣的畫面——他和銀髮的男人騎著馬，越過碧綠的牧場，在夕陽下相互追逐著彼此的步伐，之後……

「卡貝拉？」

見卡貝拉發楞且表情怪異，卡龍忍不住喚了聲，手伸過去打算握住他的。

可溫熱的指尖剛剛觸及他的手，卡貝拉就驚醒了過來，猛地後退一步，臉紅地看著卡龍。

「那個，我讓溫斯蒂把騎士裝拿來給你……待會見！」卡貝拉慌慌張張地逃出房間去，耳根都紅了。

看著完全不像平日那般沉穩的伯爵，卡龍撓了撓頭，疑惑地思索著。

卡貝拉似乎總在自己碰到他時漲紅了臉，那模樣極為可愛，簡直就像是……戀愛中的少女！

戀愛？

卡龍忽然一楞，急忙否定剛才的想法。

怎麼可能呢！自己一定多慮了吧……

沒等他想清楚，溫斯蒂就為他拿來了一套合適的騎士裝，並手腳利落地協助他換上。

「卡龍先生，你果然很適合這一套衣服呢！」溫斯蒂笑道：「伯爵的眼光真厲害！」

「伯爵？」卡龍一邊扣上領口的鈕釦，一邊問。

「這是伯爵為卡龍先生選的，伯爵真的很用心。」溫斯蒂說：「卡龍先生和伯爵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在伯爵身邊這麼久了，從來沒看見伯爵關心過什麼人，卡龍先生是第一個！」

「蘭提斯伯爵他……是個善良的好人。」卡龍下意識的回應，臉頰卻莫名地發熱起來。

自己是第一個讓他如此關心的人嗎？

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卡貝拉對自己到底是……懷著什麼想法？為何冒著危險收留他、又那麼照顧他？

卡龍一邊思索著，一邊跟著溫斯蒂來到了莊園後的牧場。

奇怪的是，這一路上竟然沒有遇見其他人，就好像整座莊園只有他、溫斯蒂和伯爵三個人！

「卡龍先生，伯爵就在前面等著你，我先告退了。」將卡龍領到目的地後，溫斯蒂行了個禮，退了下去。

卡龍抬起頭看向前方，不遠處，一道英姿颯爽的身影立即攫住了他的視線。

卡貝拉穿著一身深色的騎士裝，一雙高筒牛皮長靴，黑色的長髮也被整齊地梳理起來，紮成一束。

比平日看見的他更有活力……

「卡龍！」見到卡龍後，卡貝拉也頗為驚訝，雖然早已預料到卡龍會很適合這套裝扮，但沒想到他穿上後會如此耀眼好看！

兩人都帶著驚豔的目光打量著對方，並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彼此。

站在卡貝拉面前，看著他那雙漂亮的眼眸，卡龍竟然莫名地心跳加速起來。

「走吧！」卡貝拉伸手拉住了他，帶著他向馬廄走去，臉上微微帶著紅暈。

卡龍不由想起剛剛自己所想的事情，也益發覺得卡貝拉這副表情和打扮很迷人，讓他無法轉移視線。

伯爵的神色反應皆像在戀愛中，那他呢？又為何因此心動？

眼看兩人越走越遠，站在牧場外的溫斯蒂漸漸斂起了笑容，轉身離去。

她並沒有直接回到屋子裡，而是走到了一處偏僻的角落。

在那兒，她撥開草叢，從一個樹洞裡找出一顆水晶球，並對著水晶球唸出咒語。水晶球是一種魔法道具，除了能夠幫助沒有魔力的人占卜之外，還能用來當通訊工具。

在溫斯蒂的輕聲呼喚下，很快，水晶球裡就傳出了回應。

「主人，伯爵對那名叫卡龍的狼人十分重視，甚至為他欺騙了調查局的人。」溫斯蒂低聲如實報告著。

「哼！」水晶球中傳出咬牙切齒之聲，那聲音因為憤怒而顫抖了起來，「卡貝拉！我絕對不會給你背叛我的機會！」

「主人，要不要直接派人前來拘捕這名狼人？」

「不！」聽了她的建議，水晶球那一邊的人卻很快冷靜了下來，「這樣做的話，會使得卡貝拉成為我們的敵人。雖然他有意隱瞞狼人的行蹤，但他們家族畢竟與非涅克斯家族有婚約，在這種時候，絕不能出現任何醜聞！我們只能暗中解決掉那隻該死的狗！」

「是，主人……」溫斯蒂微微點頭，寒冷的光芒在她的雙眼中閃爍。

然而此時，正在牧場上盡興策馬奔騰的兩人，全然不知危險已經悄悄向他們靠近。多日沒有出門的卡龍，就像是掙脫開韁繩的野馬。室外的空氣讓他神清氣爽，因此他不顧胸口還未完全癒合的傷口，一鼓作氣奔到牧場盡頭。

好在這個莊園不夠寬廣，他沒辦法再跑更遠。

而光是追上狼人的速度就讓卡貝拉付出了不少體力，連緊拉著韁繩的手心都紅腫起來。

「把韁繩給我吧！」發現到對方的不適，卡龍跳下馬，一手牽著自己的馬，另一手拿起卡貝拉手裡的韁繩。

他牽著兩匹馬，走在前面，一頭被風吹亂的銀髮反射著日落前最後的一點光輝。坐在馬背上的伯爵被這一縷光輝觸動了心扉，時隔多少年之後他都無法忘記這種感覺——光是看著這個人的背影，心就被溫暖和甜蜜充實了……

### 第三章

夕陽餘暉灑在牧場上，讓整片草地都成了金色。

高貴的伯爵坐在馬背上，凝視前方為他牽著馬的騎士。

「卡貝拉……」許久後，卡龍忽然打破了沉默，問道：「當時你……為什麼要救我？」

就算再善良好心，也不至於將一個危險分子帶回家吧？而且在知道追殺自己的人是異類調查局後，他竟然還將自己繼續藏在府邸，這位蘭提斯伯爵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什麼要對自己這麼好？

「我也不知道。」卡貝拉仰起頭，看向天空。

他的確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或許只因為月色下那一瞥……這個男人的模樣就此清晰的印在他心裡。

「我自小繼承了爵位，在家中地位很高，所有人都要服從我的命令。他們保護我，愛護我，可那都因為我是他們的主人。」卡貝拉突然喃喃道，臉上帶著一絲落寞。沒有人能夠理解他的寂寞。他想要的，並不是一群簡單服從自己的僕人和奴隸，也不是為了政治利益而聚攏在他身邊的虛偽朋友。

因為，如果自己不再是卡貝拉·溫格里德伯爵，他們就不會繼續留在自己身邊。他想要的，不是這種虛幻的擁有，而這個男人給了他從未感受過的情緒。

「那一晚……你明明在逃命，卻還是挺身保護我，保護了你根本不認識、不瞭解的人。卡龍，你是我遇見的，第一個能為了我這個人付出行動的人，不是和他們一樣是為了我的身分……」卡貝拉微微一笑，眼神溫柔。

卡龍卻莫名地不好意思起來。那不過是自己的無心之舉，甚至事後自己都有些懷疑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舉動，卻讓卡貝拉一直放在心上了嗎？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一定要幫助你，保護你！不管你是什麼身分，什麼來歷，只因為你是卡龍！」卡貝拉堅定不移的目光令卡龍無法轉移視線，竟然漸漸停下了腳步。

他仰著頭，專注地凝視著卡貝拉，銀色的眸子裡靜靜燃燒著異樣的火焰。

「卡龍……」卡貝拉伸出手，輕輕觸摸著他的臉頰，卻被那銀色的眼瞳吸引了過去，微微低下頭，卻在離對方嘴唇不到一指的距離停下，猶豫不決了起來。

唇瓣之間吐出曖昧的氣息，令他心跳失控，不安地盯著狼人的眼眸。

卡龍也毫無動作，有些驚訝地看著他，心裡猜測他到底想做什麼……該不會是想要吻他吧？

見卡龍並沒有後退拒絕，卡貝拉索性把心一橫，閉上雙眼，將吻落在那片有些乾燥的唇上。

「……」卡龍說不出話來，他的身體在發燙，腦子裡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接下來又該幹些什麼。

卡貝拉則越來越投入，以舌尖潤濕了他的唇瓣後，又輕輕啃咬他的唇，並用小舌挑逗著他。

那魅惑的氣息令卡龍意亂情迷，身體不由自主地行動了，將卡貝拉從高大的馬匹上抱下來，狠狠壓倒在草地上。

之後，則是一番狂風暴雨般的熱吻，像是要將主權從卡貝拉那兒奪回來一樣。

沒過多久，兩人氣喘吁吁，臉頰紅透。

卡貝拉衣衫凌亂，領口被狼人粗暴的扯開，露出了性感的鎖骨，和優美的頸子。柔軟的黑髮蜷曲在他的頸窩邊，雪白肌膚隱隱散發出一股誘人的魔力。

黑色的眼眸含著霧氣，凝望著卡龍，被咬紅的唇輕輕顫動著，發出美妙動聽的聲音，「卡龍……」

狼人猶如著了魔一般撫摸著那美麗的身體，低頭在冰涼的肌膚上，烙下自己的痕跡。

他知道自己並沒有被任何人控制，思維和意識都還存在，只不過理性在這時完全抵抗不住來自卡貝拉的誘惑。

他想得到這個美麗的人，想要占有高貴的伯爵，想要讓卡貝拉發出更加美妙的呻吟。

就在他又一次忘情地親吻對方之時，頭頂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振翅聲，肩膀上的一陣刺痛，同時令他徹底驚醒了過來。

「嘎嘎！」一隻烏鴉用利爪劃過他的肩膀後，迅速飛向不遠處的馬廄。

卡龍的熱情頓時被澆滅，表情變得嚴肅而凝重。

「卡龍，你怎麼了？」發現他的樣子不對勁，卡貝拉急忙問道。

「沒什麼，卡貝拉。我有點累，我們回去休息吧。」卡龍勉強地笑道，之後鬆開卡貝拉，站起身拉住了馬，走向一片漆黑的馬廄，「我去栓馬，你在這兒等我。」卡貝拉抿了抿唇，不安地看向走在前面的男人。

剛剛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忽然停止了？是他的錯覺嗎？他好像有聽見一陣翅膀振動的聲音。

該不會……有什麼東西偷偷潛入莊園裡來了吧？剛才他意亂情迷，沒有注意到有什麼接近。能躲過他的感知，若不是極為強大，就是能量過於弱小、無法造成威脅而令他忽視了。

看來要小心提防一點，免得出了什麼差錯！卡貝拉暗自思忖著。

卡龍獨自走進黑漆的馬廄裡，將馬拴好後，他猛地抬起頭，只見屋梁上停著一隻烏鴉，正用一雙犀利的眼睛盯著他。

「鴉……」卡龍低聲喚道，那隻烏鴉便飛了下來，落在他的肩頭。

牠腳上綁著一封信件，卡龍急忙將信件取了下來。

烏鴉是反血同盟專用的通信使者。

因為牠們聰明伶俐，學習能力強，而且在這座城裡數量眾多，反血同盟便飼養了不少烏鴉，讓牠們分別記住特定的成員，以便於瞭解這名成員的下落，還能隨時將重要的信函送到成員的手中。

就如，他剛剛收到的這一封……

雖然還沒閱讀信件的內容，卡龍已察覺到它的分量不輕，因此等他走出馬廄之時，臉色更加沉重了。

卡貝拉隱約感覺到，卡龍進入馬廄的短暫時間裡，好像發生了什麼改變！

他的臉色也跟著嚴肅起來。

他絕對不允許卡龍離開這座莊園！沒有人可以從他卡貝拉手裡，搶走這個男人！

卡龍，是完全屬於他的！

晚飯過後，卡貝拉再次來到卡龍的房間。

他剛洗完澡，頭髮濕漉漉的，身上只穿著了一件黑色的貼身絲綢睡袍。

鬆垮睡袍下那白皙的肌膚、鎖骨和肌肉緊實的胸口一覽無遺，雪白而修長的腿因走動不時露出衣袍外，散發著致命的誘惑。

卡龍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有些不由自主地發熱，而視線也無法控制的黏在那美麗的



人身上。

「晚上好，卡龍。」卡貝拉在他的身邊坐下，一手撩起濕髮，順到耳廓後，「今天下午……謝謝你陪我，我很高興。」

「沒……」卡龍急忙收回了自己的視線，老老實實地坐直身子，「感到高興的人，應該是我才對。」

「是嗎？」卡貝拉像是從他的臉上讀出了他的心思，會心一笑，朝著他挪近，近得能感受到對方呼出的溫熱氣息。

「卡龍……」他用一隻雪白修長的腿壓住了卡龍的被子，又伸出一隻手指，輕輕撫弄著卡龍的下巴，用魅惑的眼眸牢牢鎖住男人，溫柔的問：「永遠……留在我身邊，好不好？」

他從未見過卡貝拉如此性感妖媚的模樣，卡龍頓時口乾舌燥。

如果他身上沒有肩負著解放奴隸的重責，他一定會迫不及待地答應，永遠陪伴這位美麗又善良的人。

可是現在，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因為自己的私心和感情誤了同盟的大事！

「卡龍，永遠留在這裡陪我，不要再去做那些危險的事了……好嗎？」卡貝拉又朝著他貼近，在他耳邊輕聲請求著。

聲音，猶如魔咒，震撼著狼人的心，但卻無法動搖他的意志。

「不……不行！」卡龍咬緊了牙關，伸出雙手握住卡貝拉的肩膀，將他從自己的身邊推開了一定距離，「我做不到！」

「為什麼？」卡貝拉皺起眉頭，不悅地看著他。

平日只要他一個眼神，就會有不少人被他俘獲，任由他利用。

可是現在，他都恬不知恥地穿成這樣，特地跑來勾引對方了，為什麼一點作用都沒有？

是自己的魅力還不夠嗎？

「我無法獨自一人享受幸福，而對身處於苦難之中的同胞置之不理！」卡龍義正辭嚴地說道，他相信，卡貝拉會理解自己的苦衷。

「這座城市已經被血族控制，他們將人類和其他種族當成糧食和奴隸，肆意奴役。卡貝拉，雖然你是貴族，但只要留在這座城市，你隨時都有性命危險！這裡沒有自由和安全，如果……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希望能帶你走，帶你離開這裡！」

「離開？」卡貝拉睜大了雙眼，不敢相信地看著他。

他們最終的目的是想要離開坦布丁堡？而他還想……帶著自己一起？

「跟我走，卡貝拉！雖然以後的生活會很艱苦，但只要有我在，一定會讓你幸福的！」卡龍略微有些激動，緊緊拉著他的手。

這個念頭，早在下午與卡貝拉相擁的時候就萌發了。

他必須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時，他也絕對不能將重要的人留在這危險的城市！

所以最好的選擇，就是帶著卡貝拉一起離開這裡，遠走他鄉！

只要卡貝拉願意放棄伯爵的頭銜……

「你……你準備什麼時候離開？」卡貝拉心虛地撇過頭，小聲問道。

其實他很明白，狼人根本逃不出這座城，就算他真的能離開，也絕不可能帶走身為血族貴族的自己。且不論非涅克斯公爵會怎樣對待叛逃的自己，離開伯爵府後，他就失去了所有依靠，必需自食其力地尋找血液補充，那樣做，一定會讓卡龍察覺到他的真實身分。

當他們得知自己是他們最痛恨的血族時，一定不會放過自己……

「雖然現在還不行，但……」卡龍嘆了聲，看向燭台，那兒還殘留著一點方才燒毀的信件灰燼。

同盟已經知道他的所在位置，而且會在凌晨派出人手接應他，將他帶回同盟的祕密基地。

「等我們設法毀了黑暗聖器，我就可以帶著你一起離開這裡！」

「毀滅黑暗聖器？」卡貝拉心中一震，一種強烈的不安襲上心頭，讓他臉色微微發白。

黑暗聖器是血族最重要的寶物，如果真的被反血同盟摧毀，這就意味著血族將不再具有優勢，這對於高傲自滿的血族而言，是非常致命的打擊。

「黑暗聖器是血族用來控制這個城市的邪惡工具，我們已經查清聖器就藏匿在非涅克斯家族的密室裡，只要我們捉住一名血族貴族，以他的血污染聖器，就能徹底毀壞聖器。到那時，我們就能恢復能力，衝破籠罩這座城市的結界，離開這裡！」卡龍越說越興奮，他已經將卡貝拉完全當成自己的同伴，毫不顧忌地說出了同盟的計劃。

這些話令卡貝拉感到格外刺耳，心情也萬分沉重。

還是……不能讓這個男人逃出自己的控制！否則，對於他和整個血族，都將是個巨大的威脅！

「原來如此，我會考慮一下的。但……你知道，要我離開這裡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卡貝拉裝出一副無奈的表情，顯得有些為難。

卡龍「嗯」了一聲，隨後將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卡貝拉，我真心希望你能跟我走……因為我……」

像是反過來誘惑對方似的，他拉住卡貝拉的手，在手背上輕輕吻了一下，果不其然地發現伯爵又一次紅了臉。

「這次不是吻手禮。」卡龍笑道，沒等卡貝拉抽手逃離，便猛地將人拉入懷中，

「你的心意應該和我一樣吧？穿成這樣，在晚上跑來我的房間，難道不是想做點什麼？」

「我……」卡貝拉臉更紅，本能地伸手擋住了卡龍，「我才沒有！」

一開始，他的確是想勾引這個男人，但在聽他說了那麼多事情後，此時哪裡還有這份心情！

他從來沒有戀愛過，可是這第一次的戀愛，就讓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和折磨。在他想得到這個男人時，他就想自己恐怕是心動了。

愛情和種族，他究竟要站在哪一邊呢？他做不到像卡龍那樣意志堅定，也做不到像叛徒一樣背叛自己的族人。

他就像是在夾縫中生存的人，寸步難行……

「卡龍先生，該換藥了！」

這時候，一陣敲門聲解救了卡貝拉，同時也令兩人陷入了尷尬的局面。

卡貝拉急忙逃出卡龍的懷抱，然後匆匆打開了房門。

溫斯蒂見到只穿著睡袍的伯爵後，稍稍楞了一下，隨即向卡龍投去懷疑的目光。

「還不進來？」卡貝拉不滿地催促，但在見到她狐疑的目光後，立即大窘，吞吞吐吐想要解釋清楚，「我……我只是晚上睡不著，就……就過來看看。」

「是，主人。」溫斯蒂沒有多嘴，走進了屋子，但那神色並不像是接受這個說法的模樣。

「卡龍先生，請讓我幫你換藥吧。」她走到卡龍的身邊，正想要解開卡龍的衣服鈕釦時，手卻被一旁的伯爵拉住了。

「我來幫他換。」卡貝拉沉聲說道，單從語氣上，沒有人能聽出他內心的暴躁。可他的心越來越不安，現在連溫斯蒂都無法讓他覺得踏實。

最初選擇讓溫斯蒂照顧卡龍，一是因為溫斯蒂和卡龍一樣是狼人，二是因為溫斯蒂跟隨了自己多年，算得上自己比較信任的僕人。

可是眼下，他卻有些後悔讓溫斯蒂接近卡龍，因為那兩個人站在一起實在太相配！

而且，卡龍平時對溫斯蒂的表現又那麼親切、溫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足以激發他心底的妒火。

「可是……」溫斯蒂疑惑地看著他。

卡貝拉卻抬眼看了她一下，問道：「有什麼問題嗎？」

可是您會幫人換藥嗎？溫斯蒂在心裡暗自問道，但還是沒有阻止主人的動作，乖乖地站在了他的身邊。

卡龍也不知卡貝拉為什麼忽然想這麼做，推辭不過，只能任由卡貝拉替他脫下衣服，解開活結，一層層剝下紗布。

漸漸地，卡龍的傷疤露了出來。

雖然傷口已經完全癒合，可是新長出來的嫩肉顏色很淡，像是輕輕一碰就會碰破，所以卡貝拉上藥時特別小心，緊張地冒了一頭冷汗。

「不用那麼小心，我已經不會痛了。」卡龍笑了，想減輕他的緊張。

看著尊貴的伯爵為自己如此擔憂，他無法不感動，也不管溫斯蒂就在一旁，伸手就拭去卡貝拉額上的汗珠。

卡貝拉冷不防的被他的動作嚇了一跳，手微微顫了一下，抬起頭來，正對上那雙銀色的眸子。

氣氛變得詭異，兩人的視線都無法從對方臉上移開，彷彿有股魔法纏住他們彼此。

「咳咳。」

直到一旁的溫斯蒂清咳了兩聲，卡貝拉才急忙將視線轉向一旁，「我幫你包

紮……」

「嗯……」卡龍也感到一絲窘迫，不自然地看向別處，可是腦海裡，那張美麗的臉依然揮之不去。

他知道，自己對卡貝拉動了情，甚至產生出想帶對方遠走高飛的想法。但是……為什麼光是看他一眼，自己的胸口就越來越熱，也越來越悶？

「主人！」一旁的溫斯蒂驚呼了一聲，卡龍這才轉過頭來，卻發現自己的身體已經被綁成一團，根本無法動彈！

「對不起！」卡貝拉笨拙地道歉，剛才他也滿腦子混亂，沒注意就將卡龍裹了起來！

溫斯蒂無可奈何地上前，利落地剪開紗布，卡龍這才覺得呼吸順暢，胸口不再發悶。

「沒關係，卡貝拉，我沒事。」卡龍爽朗地笑道。他沒想到，尊貴的伯爵大人也會有如此笨拙的時候。

看著溫斯蒂熟練地為卡龍重新包紮，卡貝拉的心裡滿是妒意和不悅。

卡龍一定在心底嘲笑自己的笨拙吧？自己在他心裡的地位一定降低了不少。

「我……我累了，先回房間去。」卡貝拉抿了抿嘴，不高興地說道，然後轉身離開。

他可不想繼續留在這裡被人笑話，這會傷了他的自尊心。

而且，剛才卡龍所說的話，令他怎麼也高興不起來……

「卡貝拉。」卡龍看出他的情緒轉變，急忙喚道，可是伯爵卻頭也不回地離開，消失在他的視野之中。

無奈之下，他也只得撓了撓頭，然後對細心照顧自己的溫斯蒂報以一笑，「謝謝妳了，溫斯蒂。」

「不用客氣，卡龍先生。」溫斯蒂溫柔地回答，目光無意地瞥向燭台，嘴角微微向上揚起。

溫斯蒂出去後，他便熄了燭火，躺回床上閉眼休息，不久便發出規律的呼吸聲，然而他看似熟睡，實際上一直保持著清醒，直到深夜。

凌晨時，他悄悄從床上爬起，穿戴好衣物，再將一封簡短的信函放在枕邊，之後打開窗戶。

警戒地查看了四周一圈，確定沒人後，他從窗口了翻出去，憑藉著強大的臂力支撐著自己的身體，直到踩到樓下窗台的遮雨棚。

卡龍小心地翻下，跳入草叢，屏息靜待了一會兒，確定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方才沿著屋子朝著黑暗處跑去。

只是就在他翻過圍欄，逃向牧場之時，二樓某個房間的窗簾微微動了動，露出一張雪白的臉，和一雙冰冷的眼眸。

「主人……」房間裡，傳來溫斯蒂的輕笑，「狼，行動了……」